

柏 军著

海湾思恋



海湾思恋

● 柏 军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 · 1991年 · 沈阳

海 湾 思 恋

Haiwan Silian

柏 军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: 310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5 插页: 2

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,710

责任编辑: 兆 政 责任校对: 春 寄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辽新登字 3 号

ISBN 7-5313-0654-9/I·611

定价: 6.70 元

初夏，渤海湾沐浴在万道霞光中。

由渤海湾北岸滨海城开往南岸湾口镇的一艘客轮，在湛蓝色的海面上劈风斩浪，全速航行。

甲板上，一位年轻姑娘双手扶着船舷的栏杆，举目眺望。她身着白的确良短袖衫，海蓝色的百褶裙，肉色长筒无跟袜，黑色皮凉鞋，两条齐腰长的发辫在海风中摇摆着……晚霞剪下了她的背影，显得端庄、文雅。

夜深人静了。舱内的人们相继入睡。姑娘躺在二层铺上，头靠近顶灯，津津有味地看着厚厚的一本书《红岩》。

清晨，浓雾笼罩着大海、海岸和山川……

广播员清脆响亮的播音唤醒了安静的客舱：“旅客同志们，轮船经过一夜航行，现已安全抵达湾口港，请大家整理好自己携带的物品，准备下船……”轮船入港，发出一声沉闷的长鸣——

码头上站着稀稀落落几个接船的人。一个憨里憨气的小

伙子，前额、鼻尖上挂着汗珠儿，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出口处的每一位旅客。

“青妹！青妹！”小伙子发现了目标。

“表哥！”姑娘放下深绿色旅行包，向小伙子奔来，喘着粗气：“你来啦，看把你急的，先擦擦汗。”姑娘随手从衣袋里掏出手帕递过来。

“昨天接你电报后，四姑一夜没合眼，一大早就催我快来接你。”小伙子说话憋声憋气。

一会儿工夫，小伙子把姑娘的旅行包绑到自行车后货架上。两人说着话，穿过古老小镇弯曲不平的石板街道，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。

小镇西头，坐落着一处青砖青瓦的两进四合院。院墙高深，墙上露出墨绿色的松柏树。

高大的门楼前蹲着一对石狮，褪了色的朱红漆大门外，站着一位年近花甲、满头银丝的老妪。她戴一架古铜色镜架的老花镜，右手扶着龙头手杖，眼角布满鱼尾纹，正对着巷口张望。看样子她站在这很久了，弯曲的腿有些微微颤抖。

姑娘和小伙转进巷口，直奔四合院大门而来。

“四姑……”姑娘一头扑到老人怀里，泪水顿时涌上眼角。

老人见了姑娘，龙头手杖脱手倒地，双臂紧紧搂住姑娘的脖颈：“青儿，我的孩子，让四姑好好看看……”

姑娘一边哭一边叫着：“四姑，四姑……”站在一旁的小伙子不知所措，呆呆地瞅着眼前的情景。一走神儿，自行车脱手倒在地上。

老人松开一只手，轻轻地抚着姑娘的泪脸说：“青儿，别

哭，跟四姑进屋再说。”

姑娘抽泣着，替老人捡起地上的龙头手杖，搀扶着老人迈进高大的门坎。

小伙子急忙扶起自行车，跟在姑侄俩身后，把车扛进大门楼，随手关上朱红漆大门。

这是一座好气派的双进宅院。一进院便看到正面的上房下房，东西两厢的厢房，两行古松柏分别排列在东西厢房的窗前。正房为青砖墙，青瓦盖，青瓦起脊，四根一搂粗的木柱子支撑起两米多宽的屋檐，木柱子的朱红漆表面历经风吹日晒，已有多处裂纹。传统式的长条窗棂，方格门棂，显得古朴素雅。

穿过院墙之间的过道，踏入二进院。这个院子比前院宽敞得多，两边均匀地分布着花池，草坪；青花岗岩方石砌成的人行道，直通七间上房；花池草坪两边是青瓦出檐的长廊，连接着上下房前后的屋檐。

老人领着姑娘，直入二进院上房，在正间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落了坐。

“青儿，你头一次回老家，不比城里，别嫌弃。不瞒你说，你爹五十年前就降生这屋的西间里。”老人认真地唠叨起来了。

“四姑，爹不止一次给俺讲过咱家的历史。”姑娘揉着惺忪的泪眼说。

“你爹娘好吗？”老人爽快地问。

“……”姑娘哑言，泪珠儿一串串地滚落下来。

姑娘叫柏青，十八年前出生在渤海湾北岸的滨海市，海

湾南岸的湾口镇是她的老家。父亲柏有松是滨海市政府主持工作的大人物；母亲柳琳是滨海市立医院的院长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，把她这个柏家娇生惯养的独生女一夜之间弄得无家可归。

几天前，滨海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，把柏有松变成一文不值的走资派，被赶进“牛棚”。柳琳也受牵连被送进一所教养院受审。柏家被抄，门被封，柏青平时的同学、好友，爹娘的战友、同事，没有人敢收留她这个“狗崽子”。徘徊，孤独，绝望，一时间困扰着她，使她横下了结束此生的一条心！深夜，她徘徊在海边陡峭的悬崖上，猛然间一只大手抓住她的后脖领，她急忙回过头，泪水突然蒙住了眼睑，双腿瘫软，顺势倒在身后那人的怀里——他是郝伯——爹爹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。一张慈祥的面孔正冲着她微笑。郝伯伯的双臂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，生怕再失去她似的。

她终于哭出声来了，长这么大也未曾这么悲切地哭过！郝伯劝慰着，把这个同一战壕里生死患难战友的女儿，领回了自己的家。在他的劝导下，第二天，柏青报名下乡接受再教育，被批准返回老家湾口镇。

老人提起她爹娘的时候，她那颗已经破碎了的心，再也承受不住，失去家庭的强烈刺激使她一头栽倒地上，不省人事了。

老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她干张嘴巴喊不出声来，许久许久才喊出一句：“傻……傻小子……”

小伙子这时正在前院的伙房里忙着烧火做饭。忽然听到一声惊呼，他扔下手里的烧火棍，撒腿就往上房跑。

“快！快！快，”老人挥着双手，扯着嗓子喊，老花镜掉在门坎外的石阶上都不知道。

小伙子三步并作两步跨进上房，见柏青躺在地上，双目紧闭，嘴角淌着口水，一时急得直搓双手，六神无主，傻呆呆地站在姑娘身边发愣。老人急了，她抡起龙头手杖拦腰猛击眼前的小伙子，嘴里嚷着：“还愣着干嘛！快把她抱到东间炕上去！”老人手颤抖地指着躺在地上的柏青。

老人这一手杖把小伙子打醒了，他迅速弯下腰，一手搂起柏青的脖颈，一手搂起她的腿，抱着姑娘用脑袋一摆，撩起房门上的大红缎子门帘，把她放到东间屋的炕头上。

“快去烧绿豆汤，别忘了放毛根和金丝枣！”老人果断地下命令。

“唉！”小伙子答应着转身跑出东间。

这位老人是柏有松的亲姐姐，柏家门上姊妹排行老四，柏青姑娘的四姑。柏家是远近有名的富户人家，四姑年轻时在省城念过女子国高，知书达理。昨天接到渤海北岸侄女回归故里的电报，忘却了年轻时骑毛驴摔伤的腿，掌灯时分开始，扶着龙头手杖屋里屋外忙开了，翻箱倒柜找出压在箱底多年未动过的新被褥，捡起了蓝布红缎子堵头绣花枕，找出雪白的枕巾，把宽敞的东间炕左一层右一层铺的软软乎乎，又亲手为没有见过面的侄女足足烧了大半天热炕，然后擦桌，扫地，钉窗纱，挂窗帘，忙到二更天仍无睡意。

侄女进门后，四姑正在兴头上，没料想刚见面的侄女，没等唠上几句话，就晕倒过去。她坐在昏迷不醒的侄女身边，脸上的笑容没有了，言语也没有了，双手交替擦着伤心的泪。她

给侄女脱去脚上的皮凉鞋和紧裹着双腿的长筒袜，给她盖上红缎面蓝布里的夹被，拿过一条热气腾腾的白羊肚毛巾，敷在她的前额上。

“青儿！青儿”！四姑附在柏青的耳旁轻声地唤着，用手抚摸着她那微微隆起的前胸。她怎么也没料到问问兄弟和弟媳的情况，竟会惹出这么大的祸来……

炎热的夏季，柏青躺在热炕头上，身子底下又铺了厚厚的几层褥子，一会儿工夫就出了一身透汗，她慢慢地苏醒过来。

十八年来，她从未离开爹娘的怀抱，优越的家庭条件和慈祥的父母，一直温暖着她那颗幼小的心灵。她身边一直有保姆乔妈照料，无微不至。她就像温室里含苞欲放的鲜花，哪能经得起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！她在温馨摇篮里编织的梦破灭了。父爱被旋风卷走了，母爱被狂浪吞噬了，保姆乔妈也不知去向。一个完美无缺的家，瞬息之间崩溃了！她似乎变成一个衣衫褴褛的乞儿，被抛进数九寒冬的荒郊，饱饮着刺骨寒风的侵袭。

小伙子端来满满一大花碗热气腾腾的绿豆汤，轻轻放在柏青枕边，说：“青妹，趁热把这碗汤喝了吧，解解暑气！”

“傻小子，别罗嗦了，这儿没你的事了，快干你的活儿去！”四姑声音微颤。

小伙子一声不响，退出柏青的房间。

柏青醒来，四姑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，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，她顺手拿起敷在侄女额前的毛巾，轻轻地擦着她脸上的汗水和泪花儿。

“孩子，有天大的事儿，跟四姑说，不能憋在心里，闷坏了身子骨。”四姑拧着湿漉漉的毛巾劝柏青。

柏青欠起半截身子，半卧半坐在炕头，两手揉着红肿的眼睛，抽泣着。

“你爹娘到底怎么样了，快告诉我。”四姑不知道葫芦里焖的什么药，侄女一个劲地哭，一句话不说，她预感到必有一场灾难降临到了头顶。

“哇”地一声，柏青终于哭了出来，她边哭边向四姑诉说了滨海城里发生的一切……

对深居简出在乡下的四姑来说，兄弟家的灾难，恰似沉雷轰顶，火山爆发一般。“天哪！”四姑喊起来了：“柏家不幸啊！真是多灾多难！你爹十八岁入党，抗日打鬼子，解放战争又打国民党反动派，家不要了，性命豁出去了，他怎么会反党？怎么会呢？青儿，你别哭，柏家门上没有软骨头，挺起胸脯来跟四姑走，咱娘俩到滨海城去找市委，为你爹娘争回这口气！”四姑斩钉截铁地跺着脚说。

“四姑，滨海市委让人夺权了，你找谁去？”柏青的眼泪已经哭干了，她怒眉倒竖，稚嫩的小手紧紧攥成拳头。

“唉！”四姑哑言了。

柏青用力支撑着双臂，将双腿移出被窝坐在炕沿上，端起枕边的大花碗，喝下绿豆汤，精神好了许多，她说：“四姑，眼前只好这样了，我相信，天总会亮起来的！”

柏青下地，扶着四姑的肩头来到正间。

八仙桌上摆满了饭菜，小伙子在桌旁托腮而坐。刚才东间屋里姑侄的对话，他都听清楚了。一老一少出屋，他抬起

头，嘴角挤出一丝微笑，说：“青妹，人生三穷三富活到老，怕个啥！来吧，先填饱肚皮再说。”

小伙子名叫海桥，是柏青三姑柏有梅的儿子。有梅病重时把他托给四妹代养。自打他进了柏家门以后，四姑一直拿他当作侄儿抚养。

“傻小子，青妹子心情不好，别再逗她啦！”四姑冲海桥略有几分责备。

“四姑，你看嘛，我特意为青妹做了酸辣黑鱼汤，让她开胃口。”海桥的语气带有几分幽默。

“为了我，害得表哥起了个大早。”柏青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庄稼人嘛，起个早算啥。一会儿，我还得去北海河套割草呢。”海桥摆着手不让柏青客气。说话间，三人落了座。

柏青拿起汤匙喝着黑鱼汤说：“表哥，我能跟你一块下地吗？”

到底是年轻人，柏青半碗小米饭下肚后，人马上就精神起来了。

“不行！不行！你身子骨太弱，姑娘家那能和小伙子一块干粗活。”四姑摆手摇头制止侄女下地。

柏青离开太师椅，在屋里走了一圈，表示她已经没事了，说：“四姑，我这次回乡，是接受再教育的，不下地怎么行！再说，人家心里怪闷的，到野外散散心嘛！”

四姑望着细皮嫩肉似出水芙蓉般的侄女，心疼地说：“接受再教育忙什么？今天四姑不能让你去，听话！”

海桥知道四姑执意阻拦柏青，顺水推舟地说：“青妹，你刚下船，一定很累，在家歇息吧！改日再出去不迟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四姑挥手示意让海桥快走。

四姑一再阻拦，柏青只好作罢。

海桥走后，柏青帮四姑收拾碗筷。伙房活干完后，姑侄双双回到上房。

四姑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，拿起南泥壶给柏青倒了一碗清茶，仰天长叹一声，打开了话匣子：“孩子，咱柏家你爷爷就是个独生子，他十五岁漂洋过海到滨海城学生意，以后在滨海城西岗上开了一间铁匠铺，买卖越干越红火，发展成一家铁工厂。三年后，他回家买下二百亩地，盖了这片宅子，同年娶了妻室，生下四女一男就是我们姐弟五人。你大姑八岁上得了肺癆，一命归天。二姑柏有竹十七岁上嫁给烟台城里一个国军军官，那人名叫冯铎，从战乱年代至今没有音信。三姑柏有梅十八岁上嫁给邻镇姓辛的富户，婚后生活还算说得过去，土改那年，为了逃避斗争，夫妻双双闯关东去了。1960年春上，托人从关东带回个男孩子，就是你海桥表哥，这年他刚满十三岁。你三姑还有一封信，我打开一看，没想到是封绝笔信：她闯关东后生计难以维持，老辛到山里伐木维持生活，不幸树倒身亡。她孤儿寡母，又染上肺病，生命垂危，只好把海桥托嘱给我照顾，把他养育成人。以后她再也没了消息，我想，你三姑一定是命归九泉了。我是柏家最不争气的女子，至今独守闺房，总算把海桥拉扯大了，也算对得起你三姑。柏家最有出息的是你爹，他是柏门骄子。他六岁时，你爷爷给请了家庭先生习文，八岁上又请了武师习武，柏家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身上。你爹十六岁那年，你爷爷不惜重金把他送进上海同济大学念书。头两年，你爹和家

里频繁有书信往来，年三十回家吃年夜饭；和你爷谈天说地，讲古论今；全家人看他有文化，有出息，好不高兴！第三年，他就断了音信，你爷爷奶奶可急坏了，托人四处打听，找遍上海滩，没有下落。有人说他当了国军，有人说他参加了八路，还有人说他死在战场。你奶奶一阵急火双目失明，不久就与世长辞了。你爷爷无心再经营企业，一气之下卖了滨海的工厂，返回故里，终日忧心重重，不思茶饭，后来，身染重疾。1947年土改，从上海传来消息，说你爹参加了共产党、新四军，当上了团长。他委托农会分了咱家的田产，留下现在这幢宅子给我和你爷爷居住。解放后，你爷爷病情恶化，因胃癌死于手术台上。”四姑说到伤心处，声泪俱下，泣不成声。

这段家史，柏青长这么大从没人跟她说过。她聚精会神地听，好像听一段精彩的故事，那么津津有味儿。只是，最后四姑老泪纵横，她的鼻子也跟着酸了，热泪奔流。

说着，四姑抹了一把泪水，刚强地说：“咱柏家，像你爹这样的硬汉子，八年抗日，又打了三年老蒋，他有什么罪！”

“四姑，我相信爹是没问题的。”柏青上嘴唇咬着下嘴唇，一字一句地说。

片刻，姑侄俩对坐不语，屋内一片寂静。

如今，柏家遇此大难，是天之错？还是地之错？谁也说不清楚。柏青在正间屋里踱着方步，打量眼前这幢土改时留下来的古宅老屋，音调深沉地问四姑：“这片宅子这么大，都派过啥用场？”

四姑脸上的愁容似乎消失了一半，她精神振作起来，从太师椅上站起来，扶稳龙头手杖，说：“咱娘俩到院里转一转，

四姑告诉你这座大院当年的情形。”

四姑拉起柏青的手走到屋檐下，指着老宅认真地说：“这宅子共七七四十九间，上房七间，东三间是你老爷爷、老奶奶住的，西三间是你爷爷奶奶的喜房，你爹也住过，正间是供奉祖宗的地方。”

四姑拉着柏青越过西长廊，指着眼前的—排房子说：“东西厢房各七间，东厢是你老爷爷、老奶奶的客房，三间住男，三间住女；西厢房是你爷爷奶奶的客房，住法和东厢—样；下房是我们四姊妹的闺房。”说话间，姑侄俩已来到下房门外，出了过道走进前院，四姑指着东厢房说：“这七间是你爹习文练武的场所，南三间文房，北四间武房；西厢那七间是膳房，南三间米房，北四间伙房；前面那七间南屋，照壁前那间是正门房，也就是你早晨进大门的那间，左右各三间是伙计房，住着家里日常的佣人。”

四姑说到高兴处，又指了指那几行松柏树说：“两侧的柏树是咱柏家的象征，两行柏树两头，各有一棵松树，—共四棵松，是添了你爹之后你爷爷亲手栽下的，然后给你爹起了名字，才叫柏有松。照壁后三个花池，是你大姑过世后，你奶奶命人修筑的。分别命名竹池、梅池、兰池，栽上青竹、梅花和兰草，分别代表我们活下来的三姊妹。

柏青看得出，四姑提到往事兴奋了，—番滔滔不绝地介绍，她心里很痛快，又充满了自豪。当年的柏家，可真气势！如今可好，家门被封，爹娘不知下落，“走资派的狗崽子”、“小特务”、“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”，几顶帽子压得她喘不过气，抬不起头，直不起腰，甚至丧失了继续生活的勇气。面

对这幢高墙深院的大宅老屋，柏家那一段段光彩的历史，顿时似一道道枷锁，死死锁住了她的双肩，卡住了她的喉咙。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之后，仿佛又看见奶奶命人修筑的那三座花池后面，又多了一个“青池”。竹、梅、兰都未曾开过，就纷纷衰败了，等待着她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？她不敢再想下去了……

柏青正瞅着花池发愣，四姑好像悟到了什么，马上又调转了话题：“青儿，你的名字是四姑给起的！”

“呵？”柏青惊讶了。

“你娘怀你那阵子，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让我给没降生的婴儿起名，我接到信后，搬开咱家的家谱，前思后想，折腾了半个月，最后确定，如果生男娃叫柏辉，为柏家列祖列宗增辉，生女娃就叫柏青，让柏家门风永清。你降生后，你爹和你娘就采用了青儿这个名字。我的好侄女，这是个多响亮的名字呀！”四姑笑了。

四姑这一笑，柏青脸上一阵热。原来，自己的名字还有这么深远的意义。青，柏家门风永清，柏家老宅的松柏永青！柏有松的女儿，柏家的根。她马上联想起历史上的巾帼英雄穆桂英、花木兰，谁说好女不如男……她心里似乎升起了一团烈火，这火燃烧起来，忽又化做滚滚浓烟，铺天盖地，向她压来。

这时，柏青听到远处天边响起几声闷雷，伴随着闪电，风驰电掣，向她袭来！天，真的下起雨来。柏青搀扶着四姑进了下房。

姑侄俩进的是海桥的居室。进屋后坐在一条长板凳上，四

姑又开了腔：“俗话说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天有不测风云。遇大难时要想得开，不能折腾坏了身子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嘛！”

柏青分明知道四姑在劝她，便说：“四姑，你说得对，滨海城的郝伯也这么说过。”她回味着四姑的话，精神好了许多。

雨越下越大，偌大的屋子里显得阴森森的。中午时分好像已近黄昏，柏青坐板凳上，裸露在裙裾外的一双白嫩的腿冷得战战栗栗，起满了鸡皮疙瘩。

四姑坐在那里，头向上仰，双目微闭。

柏青坐不住了，站起来在屋里踱步，一眼发现墙角挂着一件蓑衣，心情有些焦躁不安。雨下的这么大，天又这么凉，表哥怎么样了？他早晨下地时只穿了件单薄的半袖小褂，雨淋着凉一定会感冒！她顺手摘下墙角的蓑衣，不小心碰倒了立在墙角的一支四齿钢叉，惊动了板凳上坐着的四姑。

“小青，你要干嘛？”四姑第一次这么称呼柏青。

“我给表哥送蓑衣去！”

“雨下得这么大，你淋雨后会吃不消的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“不行！上房有伞，你去拿吧，顺便再换上双雨鞋。”

柏青顺从地听了四姑的话，转身往上房跑去。

四姑扶着龙头手杖，在后面追赶柏青。

前院的东便门开了，海桥镶嵌在门框上，浑身上下淋得像只落汤鸡。他走进下房过间，放下弯钩锄，径直往上房而来。

柏青已经进了屋。

四姑还在长廊上跑着。

“四姑，我回来了！”海桥边走边冲四姑喊了一声。”

四姑停下脚步，回过头说：“小青要给你送蓑衣去，我怕淋坏了她的身子，让她去找雨伞。”

海桥已来到四姑身边，扶着四姑往上房去。

柏青只顾去上房找伞换鞋，没注意四姑跟在她身后跑。她刚进屋就听到了院中的说话声，回身一看，海桥搀着四姑已进了上房大门。她柔和的目光和海桥憨厚的目光相接了，俩人互相对视着。

柏青上下打量着淋透了衣裳的海桥，头发贴到额上，两只大眼睛在眼睑下转动，显得炯炯有神。白的确良短袖小褂裹在黑里透红的臂膀上，高高的胸肌在微微颤抖。他是一个多么壮实的小伙子，一种异性美的感觉跃上她心头。

海桥投去的目光，顷刻间变得冷静起来，眼前身材苗条的表妹，嫩白光滑的肌肤，稍长的脸盘上，眨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。他来到湾口镇后，除了四姑关心过他的事以外，再没有第二个人惦记过他。听说青妹要冒雨给他送蓑衣，顿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。她的心多细啊，自己身遭大难，还惦记着他，一种敬慕之感从胸中升起。

“青妹，谢谢你的好意。”

“看你淋的，着凉了吧？快换换衣服去！”

“庄稼人惯了，没事儿。”

海桥满不在乎地转身往下房走去。他和四姑分居，一个人独居下房，为了照顾前院。男孩子大了，和姑姑同住一房又不方便，所以这几年下房就成了他的天下。